

## 富春山居云水间

陆春祥



陆春祥 郭红松绘

安如此，禅也如此。

## 长庚将军

长庚姓叶，是开国少将，我记事起，就听到他的传奇。后来，我读到叶长庚的传记，他因家贫，8岁就放牛割草，12岁开始打零工，有次作为脚夫去了广东韶关，就在那里参加了国民革命军。他先被编入机枪连，北伐攻南昌、南京，他升为代理排长。在江西吉安，他率本排的22名战士及2挺重机枪、8支步枪，投奔了红军。按当时红军的奖励章程，他可以获得大洋奖励，但叶长庚却拒绝奖励：我来到红军队伍是干革命的，并不是为了享受和谋利！军长彭德怀知道后，特地接见了叶，叶长庚也加入了共产党。

着将军服，叶长庚威严的白色雕像伫立在纪念馆的正门中间，序厅、卓越的功绩、赤子的情怀、信仰的力量，我一细看他60年的事迹：亲历5次反围剿，全程参加长征，红八军四师二团团长，湘赣军区代参谋长，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参谋长、副司令员，中共七大代表，黑龙江军区司令员，十五军副军长，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，身经百战，十几处身伤，叶长庚的一生，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。从脚夫到将军，不仅是他个人的经历，也是革命者坚持信仰的缩影，他们用自己的不凡填平了一个个苦难，铸就了人生的辉煌。

我在长庚将军第一次回乡的照片前观察良久，场面是那种早已不见的简陋与寒伧，村民围着将军，将军挥着手向乡亲们宣讲：全国解放了，农民

民宿，一下子成了网红打卡点。青山绿水间，突然多了这些多彩的符号，只觉得鲜活生动，平常的日子，流动起来了，且被赋予了蓬勃向上的意义。

其实，长庚，是一个很好的名字，金星，启明星，就叫长庚星，它比太阳出来早，又比太阳落得晚，充满着希望的寄托，人生有希望，才能行得远。

不过，将军的本名樟根，更脚踏实地。那位放牛娃经风沐雨，长成大树。而那棵大树，扎根大地，枝叶茂盛，荫福后人。

## 稻香樱语

刚割过的稻田，稻茬依然散发出浓郁的稻草味。稻草味很特别，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，闻起来如见往日老朋友，熟悉亲切。秋冬季，晒干干净

拼出“稻香樱语”4个大字。“稻香”即指眼前，“樱语”呢？吴磊指着右前方说，从联盟村往山里去，就是双坞村，两山夹着的平地中，有大片的樱桃树，整个村都是，明年3月，那时您再来体验，红彤彤水灵灵的樱桃生动得会说话！这位32岁的异乡青年才俊，刚刚重任在肩，被任命为镇党委书记。我相信，在他眼里，眼前的青山绿水都是丰厚的财富，百江普通的山水一旦注入新的理念，就会活力无限。

沐着晚霞，我们在彩云亭泼墨，我兴致写下了“稻梁谋”三字。阔大的田野，花草固然怡人，但民以食为天，稻梁似乎更重要。为稻梁谋，并没有什么贬义，无论本义还是引申义，皆光明正大。

稻浪的尽头，靠山脚的溪边，有一片戏水沙滩，像极了热带海湾的海滩。当夜幕将其完全笼罩时，沙滩边



广王白水罗佛溪边游步道。童百供图



稻香百江农民丰收节。童百供图

有田种了，生活一年比一年好，将来我们都会过上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的美好生活。毕竟是南征北战的将军，见过世面，眼光远，懂得人生真谛。

去年春节期间，我在老家待了数日，常从白水小村出发，沿着罗佛溪往将军的老家冯家村方向走。百江这几十里的溪水，凡遇村庄，都用橡皮坝筑起宽阔的水面，溪面上还用条形石搭起锯齿形的走道。溪水虽只有1米左右深，却清澈见底，时见石斑鱼嬉戏。从远处看，随便什么人走过，都是一道俏丽的风景。溪两岸的房子，不是排屋，就是别墅，比如在排前庵，这里几十幢民房都变成了七彩

的稻草，铺在床上，和着太阳味的棉被发出的香味，能让人一夜安眠。与稻田紧挨着的，是数座低矮而圆润的茶山，深秋的大片茶山，暴发出如春日般的勃勃生机，陪同我们的联盟村藏书记说，这秋茶，还要采，专门出口日本。

身子不时拂过撩着人衣的茶枝，到达茶山顶的彩云亭上，我真想变成一只大鸟，立刻扑向前方广阔的田野。彩云亭，抬头望空，彩云不彩，却是从山绿叶凝聚起来的湛蓝。仰起头，看着湛蓝，转一圈，山天相接，有飞鸟黑点状振翅而过，如坐过山车一般晕头。定睛再望，茶山脚前方，数千亩的稻田上，金黄色的稻浪

简易舞台上的射灯发出了耀眼的光芒，乡民都赶来看热闹，平时寂静的山村，突然一下子变得喧闹无比，歌声破空，我趁兴吹了一首《城里的月光》，这样的夜晚，散着稻香的田野，萨克斯声的穿透力强悍如沙漠越野冲锋车，每颗心上的每一个地方，幸福撒满了整个夜晚。

当人们赋予劳作以娱乐时，它带来的是物质与精神的丰裕。我感觉，我吹的每一个音符，大山都有回应，故乡水边的这个夜晚，我深深陶醉。

（陆春祥，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、浙江省作协副主席、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，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得主）



初冬时节，5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火烈鸟飞临山西省运城市运城盐湖景区越冬，它们在盐湖里或觅食、或嬉戏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，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。

薛俊摄（人民视觉）

## 山西：立法保护传统村落

本报记者 郑洋洋

近日，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山西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。《条例》针对山西传统村落的规划、保护和发展、资金投入等问题进行了规定，该条例将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。

山西现存古村落约3500处，登记建档1736处，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550处，是北方地区传统村落数量最多、风貌最完整、集聚度最高、类型最丰富的省份。

“近年来，山西传统村落保护取得了阶段性和区域性显著成效。但就传统村落保护刚性需求和长效机制而言，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。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相关规范缺失、传统村落自然损毁和遭受开发建设性破坏时有发生、传

统村落保护仍存在较大资金缺口。”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门世宾介绍。

《条例》分为总则、认定与规划、保护与发展、保障与监督、法律责任、附则。条例突出整体性保护，规范建设和维护修缮活动，明确规定了传统村落保护的内容，即对传统村落实施整体保护，保护传统村落的完整性、真实性和延续性；传统村落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，不得进行没有依据的重建和仿制。对破坏传统村落格局和历史风貌等违法行为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；规定村（居）民可以以房屋、资金、劳务等方式入股，依法从事民宿、餐饮等旅游经营相关活动。

## 桂黔滇：红色旅游规划出台

本报记者 祝佳祺

近日，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、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编制的《广西贵州云南左右江片区红色旅游发展规划（2020—2025）》经过近一年的修改完善终于出台。

《规划》涉及广西南宁、百色、河池、崇左、防城港和贵州省黔东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9个地级市（州），共43个县（市、区）。

《规划》将以左右江片区打造成为集革命精神传承与发扬、红色文化交流与体验、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、革命老区振兴与发展、自然生态保护与开发于一体的国家文化公园为总体定位，确定“11234”的左右江片区整体红色旅游发展

战略，即“一个红色城市（区域性国际红色旅游城市）、一道伟人足迹（邓小平红色足迹）、两处合作样板（中越跨国红色旅游合作和桂黔滇省际红色旅游合作样板）、三大河流域（左江生态绿、右江革命红、红水河长寿蓝）、四大旅游胜地（荔巴国际长寿养生旅游胜地、盘江国际山地文化旅游胜地、左江跨国生态山水旅游胜地、滇桂边境红色记忆旅游胜地）”。

《规划》期限至2025年，其中启动期为2020年，全面建设期至2023年，优化发展期至2025年。《规划》的实施将对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，有利于培育左右江片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和特色优势支柱产业，推动左右江片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。



位于江苏扬州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已成为网红打卡地。一个周末，万人预约进馆参观，开启穿越千年的运河文化之旅。

许丛军摄（人民视觉）

## 安禅寺

梁武帝萧衍是有才的，诗赋好，音乐绘画书法均有高深的造诣，为政广纳谏言，崇儒兴学，政绩显著。但他对佛的信念也是执着的，曾四次舍身出家。这样的氛围下，南梁全境大兴佛寺，民众对佛也是顶礼膜拜。

梁大同二年（536年），离苏州数百里的百江永济桥头，当地处士严保瑜创立了安禅寺。安者，定也，安逸，安乐，安宁，安详，安闲，都是人们向往的好词，重要的是，安心。

唐朝进士徐凝来了。这一天，他从老家松溪前往分水，经过罗佛溪，见桥头有安禅寺古迹，就下船游玩。他的《游安禅寺》这样写：“欲到安禅游圣概，先观涌塔出香城。楼台有日连云汉，壑谷无年断水声。倚竹并肩青玉立，上桥如踏白虹行。伤嗟置寺碑空碎，不见梁朝施主名”。想当年，安禅寺初建，规模也不小，寺前有关帝庙，寺附近还有高楼雄塔，可是，几百年过去，这一切，似乎都被淹没了，此情此景，徐凝数声叹息，翠竹依旧青青，桥却破旧细小，寺前无僧人，有残碑，那位严姓施主似乎什么也没留下。

千百年来，安禅寺毁而复建，死死生生，但它如一株不倒的胡杨，依旧在天地间顽强生长着。宋代何梦桂如此调侃：“一庵许大且休休，世界三千海一鸥。大地山河容不得，住持只在—毛头”（《安禅寺》）。到了元代，安禅寺依然是分水县的八景之一，分水知县尹昌敏的眼光独到，现在完全可以用来打百江的广告：“山风不动白云低，云在山门水在溪。日静老僧应入定，苍龙睡稳白云栖”。

伏虎山麓，郁郁葱葱的茶山脚下，我走进安禅寺。不大的三间斋堂，烟火颇盛。寺边有杂树、翠竹，还有古井。我朝古井深处探望时，背后传来朋友“竹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的吟诵，情景甚为恰当。

忽然想，眼前的衰落与古代的兴盛，都是自然演化的结果，安禅寺早已凝固成历史符号，人们久久不忘，也是因为久远的文化记忆。但所有的过往都证明，一切教人向上、向善的东西，都是美好的，会给人以力量。



## 行天下

办公楼11层电梯旁有扇窗。工作间隙，我常到窗边来伸展筋骨，一面做操，一面远眺这广袤之城。目之所及是渐渐渺小的楼群，以及楼群之后愈加遥远的天空。天空，总是悦人眼目。我怡然收回视线，转而俯视与我们相隔一街的邻楼。

那是一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6层居民楼，有着灰扑扑的外墙和乱糟糟的屋顶。一楼的房屋全被出租，一溜儿排全朝街开了门，做了“苍蝇馆子”——老麻抄手、盅盅米粉、土鸡米线、宜宾燃面、肥肠粉……酸甜苦辣咸，舌尖“五味”俱全。楼的表面虽是落魄，却自有一番让人喜欢的烟火气。

人在自然放松状态下，对一些看似无聊的事物进行仔细观察，也

不失为一件乐事；屋顶天台为大约500平方米的长方形，东一堆西一堆地抛掷着散乱的垃圾。就算我没戴眼镜也能清楚地判断——那就是垃圾，具体分类为建筑垃圾。

这里吸引我长久注目和欣赏的自然不是那一堆堆垃圾，我关注的是那脏乱中，一大簇一大簇紫中泛红、色彩醒目的紫竹梅。它们在破旧的天台上，自由而散漫地繁衍生息，形成了一道靓丽的“S型”风景线。

这种植物太容易生长了，当它形成一大片时，是那么壮观。别看它们此刻生机勃勃，声势浩大，却可能是由很小的一株发展起来的呢！

在紫竹梅眼里，没有垃圾，只有生长，反倒是这看似毫无营养的建筑垃圾滋养了它。它的枝繁叶茂，又遮蔽和美化了屋顶部分的脏乱。

除了显眼的紫竹梅，这里居然还有一间房子——同屋顶颜色一致灰扑扑的一间小小简易棚屋。此时，正有个穿着蓝布衣服的老太出

来。她勾着腰，拾掇着什么——哦，是在打理菜园子！原来，在紫竹梅的“大S”上半部，竟围着一个小菜园，绿莹莹地生长着我看不清品种的蔬菜。

天台虽然有紫竹梅、绿蔬菜、小棚屋带来的生气，但总感觉是在建筑垃圾堆中讨生活，多少有些艰难的意味。那些建筑垃圾，本是可以好好加以利用的，可以堆砌围成更大的菜园或花坛。

小时候，因为父亲工作上的调

动，我家搬了不少地方。但不管搬到哪里，父亲总会在门前种上一小片花。一个破脸盆，装上土，能种出一株清丽的芍药；一个废弃的竹筐，能变成牵牛花的花器，门前左右各摆一个，牵牛花顺着扦插的竹竿，开成一道花做的拱门。那时的我们生活并不富裕，只要有一闻花香的快乐，日子就变得富足。

然而不管怎样，他们的生活，应是充满诸多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的曲折往事吧，只是每个人对这人生“八味”的感触不一罢了。

我们在舒适或艰难的境遇中体味生活，同时也在尽力地创造生活。如果能多打造一些美好，那我们的人生将会少一份遗憾，多一份品味幸福的欣慰。